



特务中将

王林 傅荻

中国文联出版社

67949

I 247.5
243

特务中将

王林傅获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

特务中将

王林傅荻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3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60,001—94,455册

书号：10355·612 定价：0.95元

人 物 表

我 方

左方良	旅长	“襄阳虎”	龙云海	政委
刘伯承	司令员		邓小平	政委
余汀岸	旅长		罗凯光	旅长
吴俊杰	司令员		信 勇	团长
赵忠壁	团长		于得水	连长
肖 林	排长	后升连长	黄二赖	战士
彭 裕	参谋		单洁琼	左方良之妻
单学谷	洁琼之父			

敌 方

康 泽	中将	绥靖司令	蒋介石	
白崇禧	“剿总”	司令	李郎星	襄阳专员
郭心琪	参谋长		阮景阳	商会会长
刁南升	旅长		胡金长	旅长
霍勤慷	防化炮连	连长		

目 录

中校在康泽寿辰时报警.....	1
“襄阳虎”统帅部受命.....	30
首战太平店.....	39
“彭半仙”智进襄阳城.....	59
特酋巧布“八卦阵”.....	74
“龙虎”之争.....	87
虎头山喋血.....	98
神秘的电波传来喜讯.....	106
巧探红学院.....	116
再败虎头山.....	124
城西走廊的奇兵.....	135
西门外的血与火.....	145
碧血英花.....	153
鏖战襄阳.....	165
尾声.....	182

中校在康泽寿辰时报警

(一)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七月一日，是国民党特务头子、襄阳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中将的四十四岁寿辰。除了他的特训班和别动队及三青团中的高级军官外，其他的人并不知他的生日。康泽从青年时代起就跻身特务行列，几十年的特务生涯，使他养成了孤僻、寡言、内向的性格。对于他的宦官经历，家庭私生活，妻儿轶事，他很少谈及，至于出身年月，他更是绝口不谈。在他未发迹之前尽管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档案上准确地记载着他的出生年月，可只有当他官运亨通，由一个“蓝衣小子”变为特务中将（国民党特工系统最高军衔）以后，档案上他的生日的那几个不起眼的数字，才突然变得光彩夺目，金晖璀璨。每到这一天，他的同僚下属均得忙乎一阵，挖空心思变着花样为他庆寿。但他们对康泽一肚子讨好、献媚的炽热，往往碰到康泽的一腔冰炭。那些想巴结他的人，总是在这一天碰一鼻子灰。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康泽最反对人们给他做寿，为他摆的寿宴他不参加，送的寿礼一律退回，上门之客统统不见。其中奥妙，常人难

以知晓。据说，康泽曾对妻子讲过：“这些人为我做寿，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借机沾我的光，有的打着我的牌子来炫耀他自己，真正有几个是希望我长生不老的呢？党国如此劣习盛行，常令我焦灼。”对于康泽这种“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美德，蒋介石多次给予口头嘉奖。他曾号召三军将帅“仿效爱将康泽的纯正品行，为国丹心”。

离七月一日还差半个月，康泽的参谋长郭心琪就动开了心思。此人五十余岁，身佩少将军衔，国字型的脸盘上皮肤黝黑，一对大眼总是闪烁着灼人的光彩，矮胖敦实的身躯散发着活力，走起路来，身后经常是一阵风。据档案记载，此人颇有军事才能，打起仗来有一股蛮劲，人送外号“郭蛮子”。康泽在南京接受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时，就推荐郭心琪当他的参谋长。毛人凤曾对他说：“郭蛮子当师长、军长都行，可他不是当参谋长的料！”康泽向来瞧不起毛人凤，对他的话当然不以为然。“嘿嘿！我就是反其道而行之，非要挑个蛮子当参谋长！”康泽确实棋高一着。他特别欣赏希特勒所用的参谋长，能献策，会打仗。故而对那些只会动嘴，不能指挥冲锋的参谋长，他嗤之以鼻。事实证明，他没挑错人。康泽到襄阳上任后，军务大事全不用他操心，郭心琪安排得井然有序，同时他还狠抓军训操练、军纪内勤、保甲联防，这些，更得康泽赞赏。他多次拍着郭心琪的肩头，由衷地说：“咱俩配在一块，真可谓珠联璧合！”

熟知郭心琪习性的人都知道，他虽然“蛮”，但绝不粗心，相反，他“蛮而有细”，考虑问题很是周全。这不，离康泽的生日还有十几天，他就已经在盘算如何给特务头子做

寿了。他坐在参谋长办公室的能旋转三百六十度的椅子上，口里喷吐着浓烟，袅袅烟云压在他的头顶，活跃的思绪在烟雾中驰骋。随着第十支烟在手中消失，一个隆重而又别出心裁的祝寿方案已在他心中形成，他微微一笑，右手摸了摸油光水滑的浓发，叫了一声：“肖副官！”

肖副官象个白面书生，穿着军装，却毫无军人气质，说话总那么嗲声嗲气的。至于虎气生风的参谋长为什么找个女人气的副官，真是鬼才晓得。

“参谋长，我在外伺候您呐，您一叫，我就闪身而进，现在，听您的吩咐哩！”再简单的事情出自肖副官的口，也会变成王老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最后的那个“哩”音，飘忽忽，轻悠悠，让人听了直从颈脖酸到脚跟。

也许郭心琪听惯了他的女人腔，心中非但没有酸水泛起，反而觉得比襄阳城内的豫剧名旦“七岁红”的唱腔还好听。“你按我说的名单，逐个通知，明早八点，准时到司令部会议厅开会。”

“是呐！您说，我细心记哩！保准不漏一个要员哩！”肖副官白净净的脸上笑容可掬，每块肌肉都被笑神经牵动着。

郭心琪粗黑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弹着，弹一次，嘴里甩出一个人名：“襄阳专员李朗星……司令部高参白伍得、罗大山、陆玉柱……旅长刁南升、胡金长，化炮连连长霍勤慷……商会会长阮景阳，联保总团团长林志壁……”

肖副官手中的笔在纸上“沙沙”移动，落下了一行刚劲飘逸的大字，每写完一个人名，他都要朝顶头上司莞尔一笑，表示他已准确无误地记下了。

“就这么多吧。快去通知！不得误事！不能缺席！”参谋长嘴里一下抛出三个“惊叹号”。

精灵的肖副官从参谋长严肃的口气里立即领悟到明天会议的重要性，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如果有人以有事相辞，我如何回言耳？”他咬文嚼字，假作斯文，说完，还晃晃脑袋。

“就是娘老子死了，也得来！你就说是我郭蛮子讲的！”郭心琪双眼一瞪，眸珠凸露。这人也真有点特别，眸珠伸缩自如，而且那瞪眼的模样凶得吓人，他的蛮劲可见一斑了。“康司令的生日不来，我看谁敢？！”

肖副官的眼里突然映上了“崔判官”的形象，腿肚子轻轻地一抖。片刻，他并腿，收腹，敬礼，疾步而出。他从小就有风湿性心脏病，最怕和阴曹地府的官员打照面。顶头上司在眼前摆出这个架式，他的心脏加快了颤动，他必须马上离开这个望而生畏的“蛮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肖副官办事的效率是高的，不到半天功夫，郭心琪所点之人全通知到了。他们听说“郭蛮子”有请，均不敢怠慢，满口答应准时赴会。只有襄阳专员李郎星推说身体不适，难以与会，但当从电话里听到肖副官说是为康司令祝寿而开的预备会时，他倏地从床上爬起来，连声说：“我来！我来！”那毕恭毕敬的神态，就好象康泽正站在他面前。

翌日清晨，襄阳樊城的达官显贵，第十五绥靖区团以上指挥官先后进了司令部会议厅，虽然离开会的时间还差个把小时，但该来的人已都来了。

襄阳专员李郎星昨日还辗转病榻，此时却满面春色，谈笑风生。他拍着商会会长阮景阳的肩膀，高声说道：“群英荟

萃，虎将一堂，可见我战区是何等的威风！”他本是个书生气十足，缺乏军事色彩的人物，却硬要显示武将风度，让人看了很不顺眼。

阮景阳四十七、八岁，修长干瘦，双耳奇大，人送绰号“赛刘备”。他扶扶塌鼻梁上的宽边眼镜，半是揶揄半是玩笑地说：“依我看，在这精华云集之所，唯你这个地头蛇最出类拔萃！凭你这身雪白的西装，就格外引人注目！”

“哈哈……”李郎星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可能是借此来吸引更多的目光。“老弟莫取笑！说我地头蛇不假，可出类拔萃实不敢当！”

“这条老狐狸最爱出风头！”离李郎星稍远处的刁南升中校不快地对胡金长中校说。他两人都是康泽的学生，现任旅长。刁南升的长相并不和他的姓相符，他一米七八的身材，一张白皙英俊的脸，一口叫人听了喜欢的北京腔，虽然已是三十有六的年纪，可看上去顶多刚过而立之年。胡金长比他大三岁，与他魁伟的身躯相比，胡旅长就显得有些单薄，特别是他那张过早衰老满是皱纹的脸，看起来倒像个种地的老农。康泽对这两员战将很是信任宠爱，分别给他俩取了雅称：“胜吕布”，“盖黄忠”。郭心琪曾问康泽：“为什么给他俩取这样的绰号？”康泽矜矜自得地说：“襄阳乃诸葛军师出山前的府地，我现在督军在此，当然以三国时的猛将能士爱喻我的官佐！”话音里，他分明有点自比卧龙先生的味道。

听了刁南升的话，胡金长不屑地瞟了一眼正在高谈阔论的李郎星，鼻孔里喷出了一个“哼”音：“我见着这个老滑头，肚脐眼就直冒气！”胡金长是草莽之夫，行伍出身，肚

子里墨水不多，说话时三句不带脏词就算是奇迹。“老弟，我给你交底，他哪天要滑到老子胡金长头上，老子叫他屁股朝天！”

“老兄所言极是，咱们驻军襄阳，他要在咱们头上作威作福，卡咱们，刁难部下，那就叫他不得安宁！”刁南升读过高中，又是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说话有分寸。

这两位旅长对李专员如此悻悻然，也是事出有因。在他俩的旅驻防襄阳前，早就听说李郎星为排斥异己，扩充实力，有意叫他的地方部队和以前的驻军磨擦、寻衅，稍不顺心，他就在粮草、军饷上借故刁难。康泽上任襄阳后，他由于惧怕这个外柔内刚，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恶习有所收敛。但他已有前科，所以，刁南升和胡金长还是耿耿于怀，不能不防。

“参谋长到——！”卫士宏亮的喊声霎时把厅里的嘈杂声压了下去。人们都怕“郭蛮子”，不敢再谈笑喧哗，即刻让屁股和椅子相接，挺胸昂首地望着会议厅的入口处。

“笃！笃！……”郭心琪人未进门，沉重有力的皮靴声已震动了厅内人的耳膜。

“开会！听我讲话！”郭心琪穿着短袖军衣，在会议主持人的位置刚站好，就开了腔。“今天会议只有一个内容，再过几天，就是康司令四十四岁寿诞！听清楚，是康司令的生日！”要是换了其他的参谋长，说这几句话时，可能是笑微微，轻悠悠的，可他却说得象枪子儿出膛，硬梆梆的。“我提醒诸位，康司令这次生日非同一般，这是他走马上任襄阳后的第一个寿辰，是他从特工系统调到正规军中的第一次做寿，是我们第十五绥靖区的第一任司令的第一个吉祥寿日，其

意义之深远，不说自明！我们要精心准备，隆重庆祝，不能有哪怕是细微的马虎！下面我给诸位五分钟考虑，你们准备向康司令献什么礼！”他说这番话时，始终肃目峻脸，好象是在作激战前的演说。尽管下面坐的人中，有不少高参的资历都比他深，可他却是一副目中无人的傲慢神态。

厅里静极了。衬得郭心琪粗粗的呼吸声特别的响。他双手撑桌，炯炯有神的眸珠扫了一遍与会官佐，等着大家开口。五分钟过得实在是太快了，人们还没来得及思索，郭心琪沉闷的声音就冲进了他们的耳膜：“时间到了！各位自报，肖副官，记下来！”

“是呐！我在用心听哩！”肖副官点头哈腰，顺带一个媚笑。

没人吭声。挤满人的会议厅象是个停尸场。人们面面相觑，静观动向。这倒不是他们怕破财，而是怕自己说出来的礼单被别人压倒，失去一个拍康泽马屁，当然也就失去了拍“蛮子”屁股的极好机会，所以，都希望旁人先开口，自己再加码，以显示自己对康司令的尊崇、爱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向来办事利落的郭心琪此刻眸珠凸露。

“都怕破财，唆？”郭心琪脸色铁青，眉梢挑着两块阴云，寒冷的目光所到之处，人们似乎觉得有朔风扑面。“那好，各位请回，我如实回禀康司令！”最后这一句话，顿挫有力，无形中给人一种巨大的威慑。他猛地甩手，愤懑地转身，往厅外走去。

“参谋长请留步！”李郎星笑吟吟地站起来，右手弹去白色西装上的烟灰，颇有点卖弄加炫耀的派头，居高临下的

目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斜睨了一下阮景阳。“我献银元一担！外加锦缎十匹！燕窝一斤！人参四斤四两！以贺康司令四十四岁寿日！”

人们全都惊呆了！李郎星首先甩出的码子叫人望尘莫及。阮景阳怔怔地望着他，呆滞的目光和街上的二傻子毫无二样。“这个老王八，明明在给我出难题，让我难堪！”他心中骂骂咧咧，叫苦不迭。论他的家产，远远赶不上这个地头蛇。商会虽有钱，但不经过商会同仁应允，他不敢动一分。在这康泽做寿的关键时刻，他无论如何也要取悦这个两星将军，否则，商会就难以维持。于是，他硬着头皮站起来，微微一笑：“李专员首献厚礼，令景阳敬佩叹服！只可惜我家业不如李兄，只能略表对康司令的衷心。金锭一对，玉镯一对，龙虎砚一对！”

三个“一对”象三枚手榴弹在会议厅里炸响，那些高参、官佐、各界名流更加目瞪口呆，一个个伸长了僵硬的颈脖。

既然有人打了头炮，再不开口就有藐视康司令之嫌，于是，你一筐，我一篓，纷纷报了所献之礼。直到这时，郭心琪板着的脸孔才算松弛下来，嘴角似有似无地闪着一丝笑意。

“好！很好！请诸位明后两天把礼品送到参谋长室肖副官那里！散会！”郭心琪满“载”而出，连一句热情的客套话都没有。

要员们鱼贯而出会议厅，李郎星在会上出尽了风头，现在，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冬瓜型的脑袋扬得很高，几绺灰白相间的头发一闪一闪，原来平平的腹部此时凸出了五公

分，微微有些驼的背也好像伸直了。他如此神气活现，自有他的道理。从他祖父开始，他家就有万贯财产，历经几世不衰，到他这辈，更是时运发红，一家人中既有当大官的，也有经商的，还有开馆子的，在军队中当校官的就有三人之多，在襄阳、樊城，提起李郎星，没人不惧之三分的。他献给康泽的寿礼，不谓不厚，但他不心疼，只要康泽让他这个专员当下去，财源何愁不滚滚而来？所以，他挺胸凸肚，趾高气扬，以得胜的姿态出了会议厅。有趣的是，阮景阳的神情却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眉尖紧蹙，嘴角微撇，眸子失去了光泽，临出门，他还回头瞅瞅，好象他那些心爱的“一对”已经放在了会议厅的桌子上。也难怪他痛惜，对于他这个家产并不丰实的人来说，献出这份礼单，确实等于挖掉了大腿上的几斤肥肉！

(二)

夜深了。“当！当！当……”墙上的挂钟响了十一下。徐徐的山风夹带着凉意和花香，从窗外吹进了司令部官邸的客厅，房内的温度一下降了四五度，坐在竹躺椅上的康泽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他今天心情格外的不好，宁肯把自己置入黑暗之中，也不愿开灯。皓月的银辉从纱窗泻进来，撕开了室内的黑幔，纷纷落在康泽身上，他的全身象镀了一层银。月光让室内的气氛增添了几丝柔和和少许温馨。撩人心醉的馥郁芳香阵阵袭来，也难得提起这个特务头子的半点兴致。他没有穿军装，一套蛋青色的绸衫套住了他略显消瘦的身躯，白皙的脸颊被月光一照，更显得苍然失色。别看他刚过不惑之年，可长年累月的心计生涯，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起码大五岁，原来浓密的头发也已开始稀疏，宽宽的前额既能证明他的聪慧，也可看出他的衰老，眼角的那几条鱼尾纹，很深、很长，饱含着他一生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他把那只杀过不少革命志士的右手，轻轻地按在胸口上，大概是心脏病又发作了，不然，他的眼睑不会抽搐，腿肚子的筋络不会痉挛。

“唉——”他长长地出了口闷气，自言自语：“没想到赫赫康泽中将的四十四岁生日，竟在这荒凉的襄阳城中捱渡！真乃人生如梦，不堪回首啊！”他慢慢地倒在躺椅上，无精少采地望着洒满月色的庭院，往事象潮水般涌来，推拥着他在昔日黄金般的岁月里漫游。

早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时，康泽就死心踏地投靠了蒋介石，充当他的鹰犬，并率先发起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此举深得蒋介石赞赏。从此，他受到蒋介石的青睐，平步青云，不但控制了三青团下面大大小小的特务组织，而且，还把手伸向了其它的特务机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最大的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他自任社长，康泽就是该社中央干事会的干事，与当时深为蒋介石宠信的戴笠齐名，两人几乎是同时跻身将军之林，又同时晋升为中将。在蒋军特工系统中，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的人寥寥无几，康泽能擢升此衔，既说明他在特工中的地位，也表明了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戴笠和康泽、毛人凤，是他的三员爱将，特工系统、三青团交给他们，他足以放心矣！

康泽在主宰三青团的日子里，派出去的特务究竟杀了多

少进步学生，他自己也说不清。如下一例，足以证明他的残忍。抗日胜利后的上海，进步的学潮此落彼起，一份份黑名单由各学校的特务转呈到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正在和一帮太太、小姐打牌，竟连黑名单看也不看，就从随员手里拿过红笔，在每张黑名单上打了个大“√”，这一笔下去，上海和全国的三百四十七名进步的学生，不几天就作了刀下之鬼，枪下之魂。全国青年对他这个大刽子手恨之入骨，一个这样的口号在学生中流传：“枪毙蒋该死，活剥贼康泽！”他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血腥气的恶魔，在学生们的白骨堆上筑起了自己的乐园……

“哟！……”墙上挂钟的敲打声打断了康泽玫瑰色的回忆，使他从往事中回到了并不乐观的现实。他慢慢睁开眼，刚才还浮在嘴角的笑意不知飞向了何方。

“唉——”他又长吁一声，仿佛要吐尽心中的艾怨，“好景难长久……这话果真不假哟……”他那失神的眼波眺望着如洗的银河，心中蓦地升起了一种莫名的空虚，引起他人生重大转折的那一幕，又魂牵梦萦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康泽奉蒋介石紧急召见到了南京总统府，他在总统办公室的小客厅里，稍坐了片刻，侍卫官便叫他进办公室见总统。蒋介石穿了一身军装，但没有戴帽子，也没挂绶带，此刻正昂首搭背，专神地望着墙上的地图，康泽轻足而进，见蒋介石面图沉思，不敢打搅，便肃立一侧，等待他转身。

“桌上已备好了茶，俺！请自用！”蒋介石好似脑后无眼，不轻不重地说。

“谢委座！”康泽在老头子面前从来毕恭毕敬，笔挺的

立姿，目不斜视的神情，证明他很有军人素养。“不知委座紧急召我进府，有何重要的事委付？”

蒋介石这才转过身来，清癯的脸上只有几丝红色，笑着说：“既召之，必有事托之；既紧急召之，必有紧急事托之。噫！”说着，干瘦的右手一摆，“来！看图！”

康泽走到地图前，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线条和十几个红、蓝箭头，他不知蒋介石叫他看图的意图，只得保持沉默，静等老头子的训示。

蒋介石右手的五指分开，重重地压在地图的某点上，左手边比划边说：“自去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发布向共军全面进攻的命令以来，开始进展顺利，共军节节败退，我占张家口，延安，几乎把毛泽东逼入绝境。噫，没料到从今年下半年起，敌我双方态势发生了变化！战况不佳呀！这些想必你已经知道了！”

“学生偶有所闻。”康泽依旧纹丝不动地站着，不是经过严格训练之人，难有如此站功。

蒋介石放下右手，左手摸着下巴颏，阴郁的眸光不离地图：“自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流窜到大别山后，不管承认还是否认，他们这支部队实际上威胁长江，危及南京和其它腹地，确实是心头之大患！噫！”说到这里，他左边腮帮咬得“咯嘣”响，黯然的眸珠突然射出了两束寒光，说话的语调也变得急迫了。“当然，我不会坐视他们发展，除派重兵围堵外，决定加强中原兵力，建立第十五绥靖区。”说着，他右手中指猛地戳到地图的一个红圈上，“这就是襄阳古城，乃兵家必争之地。噫！我决定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设在此，统辖枣阳、宜城、南漳、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